

街角的人间



钱红莉

常被一些小事触动,都是些微小的市井烟火。那一刻,天地间汨汨流动着一种橙黄色感恩的蜜。

早晨,买好菜,转去菜场附近小食摊,买一只鸡蛋灌饼。

晨曦未开,天地间早已蒸腾着一锅锅滚开的水。夫妇俩怕是凌晨5点便出摊了,共守着一只巨大的圆形炉灶。灶面上铺设一块圆形铁板,下装一个滑轮。想必是聪明的男主人亲手改制的。

看他们的家伙什,妥帖得恰到好处。当我说一个鸡蛋饼加一份里脊,女主人应声揪下一小坨湿面,擀面杖徐徐滑行,几秒钟,那坨面瞬间化身为一只轻薄而长圆的灌饼胚子。她用手指尖捏起两头,轻轻夹进铁锅薄油中,小油泡滋滋而起,半熟未熟间,她磕一颗鸡蛋到小瓷缸中,挖一勺咸萝卜丁,拌入蛋液,打散搅匀。继而,她拿筷子趁势向饼胚上轻轻一戳——拨,那饼就轻易地被挑开一层了,蛋液丝滑地溜进去,一点也没泼洒掉。等蛋液凝固,再塞一块里脊进去,迅速翻个面,继续煎。这时,男主人登场,他把这只灌饼用铁夹子夹起,拉开滑轮,塞入炉膛。原来这只炉

子另有乾坤,炉心正火焰熊熊,沿炉檐半尺高处,有一圈额外挑出的空地。这已经煎熟的灌饼呢,要直立在这一层挑梁上,以明火继续烘烤一两分钟。如此的繁复操作后,这只灌饼口感才会酥脆,鸡蛋更香,里脊更见韧劲儿。

夫妇俩面对面守着这一只滚烫铁器,配合默契,默默然不着一言。男主人整个后背被汗水浸湿,女主人不时撩几下湿漉漉的鬓角。一只只面剂子安静地在案板上排着队,微微泛着油光……风一样整齐有序。

有时,妻子意识到铁锅中那么多灌饼底层肯定金黄了,需要翻个面,就停下擀面的活,一块块夹起,翻个身,重新腾挪一处。丈夫轻言一句:你擀你的去。是顺手的事情,他也并非心疼她多吃了力。他一边说,一边加快自己手中的活,夹起热气腾腾的饼飞速往袋子里塞,递给客人。末了,轻轻推动滑轮,于炉火烈焰中起出喷喷香的好饼,再把滑轮复原,逐个为铁锅里的半成品翻面。他的肩上搭着一条毛巾,随时抹一把脸上的汗,穿的是20世纪80年代那种白汗衫。妻子呢,黑裤子配小碎花短袖衬衫。二位应是80后吧,却像活在起早贪黑的90年代。每一套熟极的动作,是配合多年的默契。你可以从他们行云流水的动作中,捕捉到一种隐隐的爱意在这个清晨流淌。

二位正是这个庞杂宏大社会的缩影,更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小小基石。他们的脸上,有一种出奇的平静,不见一丝烦躁,埋怨。

在他们摊位旁边,是一位大姐。独自坐在一只铁家伙前烙着春卷皮。我不知她何以要一年四季执意做着如此艰苦枯燥的活计。

一团洁白无瑕的沉沉欲坠的面,被她的手顺时针盘着甩着,蜻蜓点水般快速刮擦到滚烫铁皮上,顿时白烟四窜。刹那间,一块薄如蝉翼的面皮熟了,四周卷起边儿,轻轻一揭,堆放于一处。如此闷热的早晨,近身于滚烫铁炉边,促使大汗淋漓的她不停补水,拿起尺余高的巨大水杯咕咚咕咚……顺手拿起缠绕于脖子上的毛巾抹一把脸,末了,重新盘起那坨缠绵的面团,于铁板上轻轻一吡,又一张面皮熟了。整个沉闷闷热清晨,似都被她的手盘活了——橘红的阳光透过樟树的罅隙,在地上筛成无数光斑。每一个经过她面前的人,轻轻踩着这耀斑的灵动,似都可以飞。

日日忙碌着的他们,每一张脸皆如此宁静。在他们专注的动作间,我还看见了一种庄重。正是他们身上流动着的庄重与尊严,常常将我这个烦厌的局外人打动着。

这世界上,没有哪一个族群,比我们更能吃苦的了。勤劳是刻在基因里的,一代一代,生生不息。辛苦的一生,也是有尊严的一生。

上班的每日,须穿过312国道涵洞。就在这涵洞不远处,长年驻扎一对炕烧饼的夫妇。无论晴雨,他们每日出摊。同样是,妻子负责擀面,丈夫于炉火中进进出出,他的右手手背,胳膊上遍布烫伤的水泡。近日,小摊

上支起一根棍子,吊一个电扇,呼出的,怕也是热风吧。炕出的烧饼,炉边摆得整整齐齐,有白芝麻的、黑芝麻的,有白糖心的、肉馅的、葱油的。有时,一位快递小哥风驰电掣呼啸而至,拿两块烧饼,边骑行,边啃起来。水也不喝一口,多噎人啊。

偶尔,我上午在家写稿,不知不觉间,转眼,上班时间到,什么也顾不上,也就骑车到他们那里,顺便买一块烧饼,一路温热地骑到单位,接一杯温开水,一点一点把这块烧饼咽下。

有时,不免发出天问,我这一生过得好像哪里不太对——何以要如此忙碌辛苦?似被什么虚空中的神灵追赶着,一刻不得闲。

前一阵,刷到一个视频:是河南的老君山风景区,崎岖陡峭的山路上,陕西来的一群老乡身背一百余斤火腿肠、矿泉水等物品,一步步往山顶迈。一位大约财务自由的中年博主,找到这群老乡,主动帮忙背起年龄最大(69岁)的那位老者身上的货物,说是打赌,自己会一直走在他们前面,如果输了,就给他们一人1000元。走不多远,一个高高的台阶直立眼前,故意滑倒的他顺势认了输。到达目的地时,分别往这群老乡手机上各扫了1000元。

一个有悲悯心的人,当他伸出援手,却也顾及到别人的尊严,而非直白给出去。这群陕西老乡,在简易工棚里,下了一碗面招待这位博主。末了,有位大姐开玩笑说,别走啊,明天起早跟我们一起背钢筋去。中途,这位博主问及其中一位大姐一点事情,大姐触景生情,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抹泪……深感歉意的这位博主,又偷偷塞了3000元现金到她枕头底下。

当下,许多景区运送货物,基本上都启用无人机了。这群陕西来的老乡,对风景区的老板充满感激,说是不用无人机送货,就是为了给他们留一个饭碗。

另一位背货的中年大叔说,不来背货怎么办呢?去工地,他们又不要我。说话间,他的右胳膊袖管里,空空荡荡。

钢铁之魂

郭新民

大渡口,曾有熊熊燃烧的钢铁
为抗击倭寇,挺起胸膛
为民族复兴,耸直脊梁
老重钢身边是风雨兼程的长江
长江记忆里有钢铁的意志和灵魂
历史咳血而行,世事痛定思痛
时间的叹息与游人的感慨
如沧浪之水,汤汤奔流,滔滔不绝

必须领悟,火焰的奔腾与激情的燃烧
必须敬畏,信仰凝结的精神力量
必须清醒,盛世繁华的身后
站着庄严而伟岸的历史老人
哦,重钢博览园,叫你如梦如幻
就觉得心坎里炉火铮亮
烈焰汹涌,血脉中有气笛长鸣
我真的想哭,让满目喷涌的钢铁铁水
浇筑一条真理和正义的大河

赊一束花给母亲

曹小方

生命里,总有些小事,深深烙印在心间,挥之不去。偶然回想,心中五味杂陈,万千感慨。

今年的母亲节,花店格外忙碌。来往的客人步履匆匆,都挑选鲜花送给自己的母亲。喧闹之中,一位皮肤黝黑的姑娘推门进来。她怀里是一大捧路边采摘的野花,神色局促,小心翼翼开口:“老板,可以麻烦帮我把这些野花包装一下吗?我给您付加工费。”

我打量那堆不知名的野花,随口问花的来历。姑娘脸颊一红,低声说,都是沿路摘下的。我好意劝她,野花包装出来未必好看,过节赠花自有心意与讲究,母亲节,康乃馨才最为妥帖。

她点点头,心中自然明白。迟疑许久,攥紧衣角,她鼓起勇气:“老板,能不能赊我一束康乃馨?等我下个月发工资,一定过来结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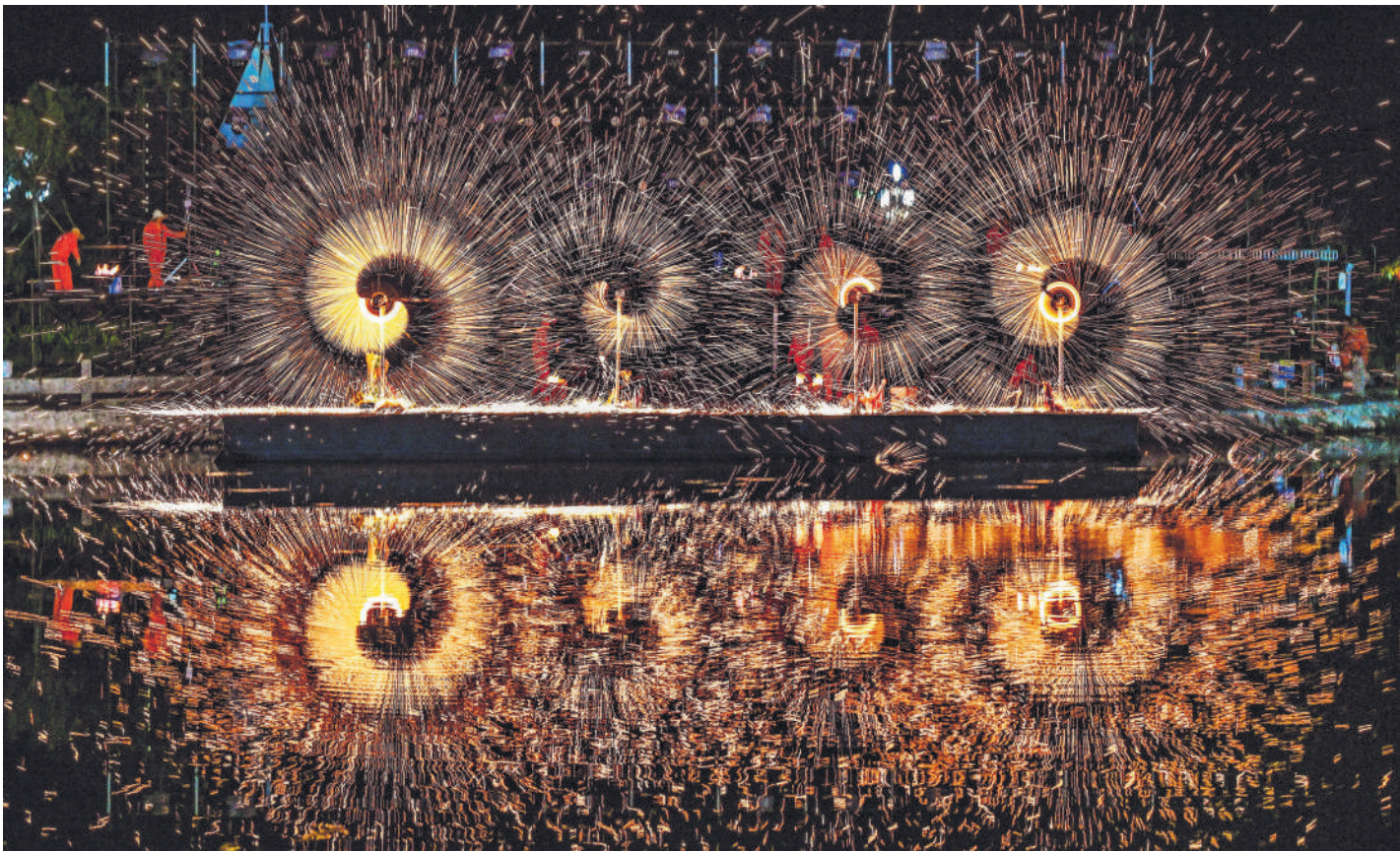
开店十年,这样的请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一束鲜花并不算昂贵,一个年轻姑娘,若非身陷难处,怎好开口赊花。闲谈之间我得知,她母亲身患绝症,躺在ICU病房,时日无多。为治病,家中积蓄早已耗尽。她只想赶在母亲节,送上一束花。

望着眼前窘迫却真诚的姑娘,我的眼眶蓦然湿润。我取下货架上一束盛放饱满的康乃馨,递到她手中。“不用给钱。这束花送给你母亲。祝她节日快乐,希望奇迹降临。”

姑娘执意不愿白白收下,只肯赊欠,坚持要加上我的微信,日后转账还钱。她捧着花匆匆离去,临走回头说了一句:“老板,你人真好。我之前跑了好几家花店,都被当成骗子拒绝了。好人好报,后期有期。”

我目送她远去的背影,心头一阵酸涩。后来我试着微信转一笔钱给她,她没有收下。她回复我说,那一束康乃馨,已经带给她足够的温暖,让她知道人间尚存善意。她相信困境只是暂时,熬过风雨,前路总会慢慢明朗。

一束鲜花微不足道,却点亮了一段灰暗的时光。原来世间最好的馈赠,是体谅他人的无助,守护一份滚烫的孝心。



铁花飞舞

9月25日,山西运城,盐湖景区举办非遗展演活动。民间艺人表演打铁花等精彩非遗项目,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,感受非遗魅力,共度佳节。
薛俊摄/视觉中国

游在大海

徐晓村

我游泳是在山东淄博501厂的游泳池里学会的,年龄大概在十三四岁的样子。

后来,我们家搬到了青岛。守着大海,青岛人都爱去洗海澡。洗海澡和游泳是两回事。大多数青岛人只在浅水里泡着,或是坐在救生圈上漂在海面上,真往深处游的人很少,因为在海里学游泳比在游泳池里难。海水波浪起伏不定,生手下去,一抬头正好被一个海浪拍到脸上,很容易呛着,呛不了几下就会吓得不敢再游了。再有,海床并不是一个逐渐下斜的缓坡,离海岸不远就有一道海沟。人从海边往深处走,突然掉进海沟里,不会游泳是很危险的。

但我认为在大海里游泳比在游泳池里容

易,因为海水浮力更大。这不只让我感到游起来更轻松,能游得更远,而且可以一动不动地躺在海面上。

在海里游泳带给我的愉快远不止这些。仅仅是大海的一望无际,和那难以言喻的蓝色,便会让人感到大自然独有的庄严,而真正的泳者正在涌动不息的史诗般的节奏里,向着那庄严的所在靠近,抑或是渐渐与那庄严融为一体。

即便是在无风的时刻,大海仍然波动不已,而海水和淡水的根本不同在于,它具有比淡水更浓密的质感。它如同玻璃变成了微凉的液体,包裹着人的肌肤或者沿着脊背流淌。我更喜欢在台风到来之前到海里游泳。此时,风的力量已经注入了大海,海面上波浪大幅度地起伏着。当海水涌向沙滩时,近两米高的海波会突然破裂变成白色的向内卷曲着的海浪,以不可抵挡的气势猛烈地拍打着

一切。如果你此时仍然站在靠近海水的沙滩上,便会被海浪毫不留情地击倒。倒下的身体在沙滩上被推出去很远,背部会让沙子里隐藏的小石子划出一道道血痕。在被击倒了很多次之后,我终于想到,我应该像一条鱼一样钻进那矗立着的海水的墙壁中。果然,当我再次探头出来的时候,已经身处波峰浪谷之间。眼前要么是遮挡了你全部视线的人字形的海波,要么是你正处于那海波的巅峰,无边无际的大海,连同它那连绵不绝的波峰都在你的俯瞰之中。你清楚地知道,仅仅是下一秒钟你就会再次沉入谷底,但这一次又一次的浮起和沉落,会让你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征服感。

在这种时刻,你身体所感觉到的海水似乎是块状的。这么说也许有点夸张,也许是由于看到海水已经变成深重的蓝色转换成的触觉反应,但你真的会觉得海水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包裹和撞击着你,厚重而有力。

等到台风真的到来的时候,海水浴场就关闭了。“海水浴场”,真是一个极其恰切的称呼,分明是在告诉人们,这里是让人洗澡,而不是游泳的。

得满足,我心里比收了钱还熨帖。

9点半,早市收了。我把灶台擦干净,水池刷了,地拖了,葱姜蒜重新备好。坐下来喝口水,才觉得两条腿有点沉。窗外的太阳已经很高了,深圳的白天开始了,街上车来人往,没人知道这家小店刚刚送走了几百个赶路的人。

有时候我会想,我们这些干餐饮的,是不是就是城市的报晓鸡。天不亮就醒,把一天的热气先点起来。等太阳升起来,我们又退到灶台后面,守着那一锅汤,等着下一天的光。

20年前我从陕西来深圳,两手空空,就凭一把勺。如今这把勺还在我手里,锅还是那口锅。日子就是这一碗一碗面,一碗一碗粥,端出去,又端回来,热乎着,就没白过。

那抹炽热的遵义红

宋海峰

晨雾初散,黔北的红土便裸露出最本真的底色。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青砖小楼静卧其上,檐角的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,将一抹红投在“遵义会议会址”的黑漆匾上。

1935年1月中旬,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力挽狂澜,解决了党内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,将濒于绝境的中国革命拯救出来,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。

沿着二层小楼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,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仿佛推开了一段滚烫的岁月。二楼会议室的红色元素浓烈,墙上悬挂的红色会旗边缘已有些磨损,五角星的刺绣却依旧鲜艳;27平方米的空间里,板栗色长方桌围摆着20把藤心靠背椅,桌下的木炭火盆早已冷却,却似仍在散发着温暖的红光。

屋顶悬挂的荷叶灯盖洋油灯静静垂落,灯盏的铜质边缘泛着暗红光泽。恍惚间,那盏灯曾照亮过深夜的思想交锋,照亮过毛泽东挥斥方遒的身影,照亮过中国革命绝处逢生的拐点——这红,是油灯的光,是炭火的暖,是信仰的火,让“遵义红”有了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厚重分量。

院中的“胜利树”枝繁叶茂,新叶在阳光下泛着微红,与九十年前战士们腰间的红绸、帽上的红星遥相呼应。我忽然懂得,“遵义红”从来不是单一的色彩,它是信仰的红、是热血的红,更是同心向党的赤诚之红。

二楼的会议室内,时光仿佛在此定格。板栗色长方桌的桌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划痕,那是岁月的印记,也是当年参会者指尖摩挲的痕迹。中国革命前行的航向、命运的转折,因这一时刻,注定彪炳史册。

走出会址时,夕阳为青砖小楼镀上一层暖红。那抹炽热的遵义红,早已越过娄山关的雄奇,漫过赤水河的波澜,在岁月长河中沉淀为永恒的精神密码。它是红土的底色,是信仰的光芒,是同心的赤诚,更是指引后人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步履不停、向阳而行的精神火炬。

云端的归途

李世勇

我是一名民航机长,飞行了20年。

驾驶舱待久了,人会变得沉静。紧盯仪表盘、听从空管指令、关注天气变化,每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分心。外人看来,穿云跨海、万里巡航,是很酷的职业。但褪去制服,我只是一个普通劳动者,落地回家,和所有奔波生活的人一样。

唯一不一样的牵挂,是我两岁的女儿。两岁的孩子不懂职业,不懂远行,可她好像早已习惯了,爸爸总是会“出发”。

每次我拉出飞行箱,原本还在玩耍的她总会突然安静下来,抬头望向我。然后小跑着过来,紧紧抱住我的腿。不哭闹,也不撒娇,只是仰着小脸,眼眶噙满泪水,紧紧抿着小嘴。

我蹲下来轻声告诉她:爸爸要去送很多远行的人,让他们和家人团聚。她听不懂复杂的责任,却听得懂我语气里的认真。哪怕百般不舍,也会慢慢松开小手。我转身出门,忍不住回头。小小的她静静站在原地,眼泪终于落了下来,却始终安安静静。

飞机冲上云霄,只剩下辽阔的云海和安静的驾驶舱。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画面:那么小的孩子,却早早学会了克制和告别。

多少次深夜落地,回到家,孩子早已沉沉睡去。我轻轻推开房门,看着她蜷在小床上,被子随意蹬在一边。这一刻,她不知道,远行的爸爸已经悄悄回来了。

第二天清晨,我还在昏睡,她已早早醒来,光着小脚丫啪嗒啪嗒跑过来,笨拙地爬到我身上。她搂住我脖子,稚嫩的小手一下一下,拍着我的肩膀。我不知道她从哪学来的小动作,或许是平日里妈妈哄她睡觉的模样,被她悄悄记在了心里。小小的孩子,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懂事。

20年飞行,我看过太多风景。北极圈的极光、太平洋的日出、沙漠上的云海……看多了,也慢慢觉得寻常。真正让我心安、让我觉得是抵达的,不是远方的跑道灯火,而是每次归家开门,那个义无反顾朝我奔来的小家伙。她扑进怀里,喊一声爸爸,就这一声,所有的疲惫、紧绷、压力,瞬间都烟消云散。

我在云端护送过无数人走上归途,成全过万千家庭的团圆。飞机落地,我奔赴的,是这一生所有航程的终点,是她奔向我的瞬间,是温暖明亮的家。

大漠深处“打么台”

谭辉

盛夏八月,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满深504-H5井开钻。钻机轰鸣,井场就活了。塔里木油田第二勘探公司90204钻井队党支部书记吴智伟望着钢铁巨塔,想起的却是大半个月前搬迁最吃劲儿的时候。

七月,90204队从库车山前向满深区块转场,数百吨装备穿越三百多公里沙路。十多摄氏度的沙是烫的,铁是烫的,风都是烫的,井场像一口烧红的铁锅,汗滴落沙里,“滋”一声就没了。

下午五点,吴智伟看看钻台上忙活的人,清嗓子道:“歇一歇,开饭!”钻井张永济直起腰:“吴书记,今天整啥子?”“凉面、茶叶蛋管够,冰稀饭、绿豆汤随便舀,饺子也有——韭菜猪肉馅!”司钻老陈三步并两步蹦下来:“硬是懂我们!这鬼天气,吃口冰稀饭比啥子都安逸!”

四川老家农忙时,主人家给干活的人送“么台”——劳作间隙的酒肉餐点。吴智伟把这规矩搬进沙漠,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张罗。

餐厅不大,冰镇绿豆汤挂着水珠,凉面拌红油,饺子和茶叶蛋码在旁边。碗壁凝了层水雾。张永济仰头灌了半碗,“哈”了一声:“活过来了!”老陈夹起饺子塞进嘴里,烫得咧嘴:“屋头那个味道!”

吴智伟端碗稀饭坐下,工服早被汗浸透,贴着肉像第二层皮。老陈递过茶叶蛋:“吴书记你也吃,莫光顾我们。”吴智伟摆摆手:“这天热得恼火,责任在身上,必须往前冲。兄弟们在前面拼,我就把后劲做好。这顿饭必须吃好。”

大半个月里,“打么台”成了这群四川汉子在五十多摄氏度沙漠里最期盼的时刻。

这天晚上,钻机响了。太阳沉向沙丘后,天边烧成赤红,几缕细沙打着旋。大漠孤烟,落日浑圆。

吴智伟从钻台下来,路过餐厅门口,脚步慢了一拍。透过窗户,几张老桌子空荡荡的,日光灯照着划痕。他站了两秒钟,没进去,转身走了。夜风有了凉意,吹在汗湿的工服上,凉飕飕的。钻机在身后响着,沉沉的、稳稳的,像这口井的心跳。而下午五点的“打么台”不会再有了——那段日子,收进这群四川汉子心里,像一碗凉面下了肚,味道还在舌尖上,好久散不掉。